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六枚铜钱

□ 刘焯亭

母亲出生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她一生勤俭劳顿,善良坚强。我继承了她的遗产——六枚铜钱。这是外婆东躲西藏留给她的,是她一生的珍爱。

我上小学时,父亲身体不好,长年服药,现在说是哮喘,以前叫“癆伤”。他是生产队长,给社员讲话有时上气不接下气。我上二年级的那个冬天,记忆尤其刻骨铭心,家中的主食是地瓜窝头,菜是地瓜笋,饭是地瓜稀饭,总之全靠地瓜养活。后来才知道为啥只有地瓜,因为它高产,能应付家家户户的进食。

哥哥在公社中学读书,需二元钱的学费,是柔弱的大姐扛着地瓜干在还有夜色的黎明去集市上换钱交上的。太阳西落紧压树梢时,大姐满脸喜悦地攥着二元钱嘎吱一声推开柴门回来了。母亲碎步小跑,一把搂过年仅十三岁的大姐,用粗糙的双手轻轻帮她拭去满脸的汗水和自己眼角的泪水,转过身又将裹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放回原处。

母亲重男轻女,哥哥和我得以幸运上学读书。大姐一天未进过学校的大门,二姐也仅仅是在学校上了三天半,就

被母亲连哄带吵地拉去割羊草。听长辈说,大姐很聪明,自小买卖东西就会算账,分毫不差。邻居同龄人读的书,她常常拿来翻看,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如何念,后来还把自己名字写得有模有样,不上学真是亏了。听到这些,一旁的大姐红着眼眶跑开了。母亲一脸苦笑,无奈愧疚着低下头。

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迫于经济能力的不足,两家自由结合,各兑一头牛搭伙耕地。不久,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相当于半个家业的这头耕牛跟不上领头牛的节奏,虽挨了不少无情的皮鞭,但仍遭到搭伙邻居的埋怨。更换耕牛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下难住了父母。家里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得刨棵长势正盛的槐树加上变卖本就不多的口粮来凑。夜深人静的煤油灯下,母亲来回摩挲着六枚铜钱,发出清脆的响声,报更的鸡鸣夹杂着村庄头的狗叫幽远而通透。

哥哥辍学回家务农,家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家境不受打听。面临说亲娶妻,他只得跟随堂叔去郑州的砖窑场干活。哥哥自小上学没做过农活,力气自然

是跟不上,还车常常是从坡上滑到坡下,有时同行的人会帮上一把,但老是拖累别人也不是长久的办法。知悉后,母亲一连几天像患了病般吃不下饭,给父亲吵闹埋怨,咬着牙说穷死饿死也不能让孩子遭这个罪,整天村东村西地打听捎信让哥哥回家。

鸡鸣三遍,她还坐在院中大梧桐树下。清冷皎洁的月光透过树梢斑驳地照在青丝添白发的母亲身上,也照在母亲身边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上。

母亲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来差,脾气也喜怒无常。但无论在哪里居住,她都会把这个装着铜钱的小布袋带在身边。在她的心中,这是生活的信心,是无尽的财富,是克服困难的托底法宝。

当母亲走到生命的尽头呼吸失匀时,在哥哥姐姐的注视下,把象征着她一生的财富颤颤巍巍地拿着,目光温柔似春天般的溪水,慈爱地看着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装着铜钱的小布袋滑落在她的床前……

我知道您对么儿偏爱与牵挂,担心我爬坡过坎无能为力。

母亲,您一生沧桑,挺起脊梁不服输。您如大山般为全家遮风挡雨,庇护儿女周全,护佑父亲健康;您深知文化与命运相连,甘受苦难和劳累,以砸锅卖铁般的信念支持我读书求学。感恩与思念如潮水般排山倒海向我涌来,我不能自已,我的母亲!我的亲娘……

在家境好转日子有盼头时,往昔的磨难摧残着您的身体每况愈下,未能安享几年清福,就匆匆而别,给儿女们留下无尽的伤感与遗憾。我不会忘记您生前的嘱咐:逢年过节,没多有少地给您两个姐姐干二八百的,弥补对她俩目不识丁的亏欠。您奉行“吃亏人长在”的人生哲理,虽与当今似有“不合时宜”,但我一定会秉承家风,谨遵教诲,传承后代,正直为人,以慰藉您在天之灵。

母亲,我从不曾打开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一直小心珍藏。想必它已是锈迹斑斑,残缺不全。我向您保证,无论它价值几何,都会属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

凝望着“传家宝”,思绪逆流成河,追思的泪水如雨点般扑簌扑簌地打在这六枚铜钱上,也悄无声息地浸透在这宽厚的黄土地上。



从小到大,我总觉得母亲每天比太阳起得还早。往往是天不亮她就下床干活,到全家都起床时,她已烧了一锅开水,或洗了一盆衣服,亦或是挖回家一篮子野菜。我怕母亲太劳累,就埋怨她说,太阳还没起床呢。她却说:“太阳起床前,我就是一束光。”

母亲的勤奋,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也鞭策着我。我也在日久天长之后,读懂了母亲的辛苦。如果哪天我起床晚了,或

在工作中想偷一会儿懒,感觉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内疚。

母亲年轻时,每天都忙忙碌碌,没有闲暇时光。一个秋天的早晨,我起床后发现母亲不在家,就去地里找她。来到地里,老远就看见她正往犁沟运粪。她躬着腰,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地拉着架车,身后的泥土被她的双脚蹬出一片歪歪斜斜的深坑。

我快步走向前去,帮她把粪送到地垄间。她扶着车把,汗流满面,仍半调侃地给我说话:“呀,看我的呼吸有点不均匀呢!”此时东方微白,地上的小草挂着露珠。在晨曦的微光里,小草上的露珠与母亲脸上的汗珠同样晶莹剔透,折射着光辉。

有了弟弟妹妹之后,因为要早起做饭或者下地干活,母亲就把我们埋在被窝里。她怕我们醒后爬出被窝受凉,便把我们的手掏出来,在被子四角压上青砖和石头。在寒冷的冬晨,我们的手和胳膊放在冰凉的砖头石头上,冻得又红又疼,又叫不着她。我们心里不断埋怨这个心狠的母亲。在多年之后,这件事仍被我提起。母亲听完,抱有歉意地说,我也是没

有办法,不起床做饭,你们吃啥呢?

母亲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里,她起早贪黑不停地劳动,倾尽全力地操持着这个家,为的是家人体不受饿、肤不受寒。随着我们兄妹各自成家,分开另过,她那勤劳的双手仍不停地忙这干那,似乎怕这双手不劳动会生锈一样。春天里她把房前屋后开了荒,种瓜种豆。我们家的厨房里总少不了新鲜碧绿的应季果蔬。

很多时候,我总是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就听见母亲干活的声音。她将三齿抓镰狠狠砸向地面,发出沉重的“咚、咚”声。我知道,母亲又在开荒了,闲不住的老太太已开始了她一天的劳动。我多次劝她,现在咱家有吃有喝,用不着你这样干。她口头应诺着,说好好好,一转身又去干活了。

一到麦收和秋收季节,她比村里任何人都勤快。每天到地里拾捡收割落下的麦穗,亦或是轮胎压扁的玉米棒子。有一次本村的红旺弟天不亮去地里收庄稼,在地头遇见了我母亲。红旺弟问她,天这么黑,你在地里干啥呢。母亲说,我来叫太

阳起床呢。

别看她今年都七十多岁了,身体却好得很,长年无病无灾,整天像只不知疲倦的蚂蚁,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随着年纪增大,母亲行动有些迟缓。她出门在外,总不免让我们兄妹有些担心。我也多次给她做思想工作,让她在家呆着,尽量不要走远。她总说:“能干活就是有福,假如有一天抱病在床,就是有福也享不了。再说干一辈子活了,一闲下来心里就慌。”

母亲嘴上说归说,还是尽量减少了外出。即便守在家里,她还是保持着爱劳动的习惯。今年春天,她将房后搁置多年的瓦砾闲地整理了出来,将碎石断砖垒在周边,新鲜的黄土被翻起了天日,散发着清香。随着她将各种蔬菜种子播下去不久,我家每天总能吃上最新鲜的蔬菜。

鲜蔬烹饪上桌,她总不忘提醒我,多吃新鲜蔬菜,对眼睛好。我埋头吃起来,尽量表现出食之若怡的酣畅。母亲在一边看着,不断地提醒我慢点吃,像饿死鬼一样,眼角却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藏在被褥里的母爱

□ 刘正稳

呢?都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有的是一条一条的,破碎得不成样子。”

我瞬间明白,这被褥里藏着母亲的无奈与用心。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考上了师范,父母既高兴又犯难。780元的学费,还有首次入学要交的2000元建校基金,对于当时家境拮据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考上师范意味着能吃“国粮”,成为国家的人,这在村里也是少之又少的,父母打心眼里为我高兴。

为了让我体面地上学,父母开始想尽办法准备开学用品。铺盖是他们最先考虑的。母亲念叨着:“要给我儿面子,不能让人看不起,再难,被面也得是新的。”于是,被褥面子是母亲早早地去集市上精挑

细选的新料子,淡红是主色调,上面印着牡丹花,看起来喜庆又漂亮。可套在被褥里的棉絮实在买不起新的。母亲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妹妹穿不下的棉服里的棉絮抽出来,把父亲穿得不能再穿的棉袜子里的棉絮揪出来……东拼西凑,总算凑够了。母亲瞅准了一个有太阳的日子,那天天气热得就像下了火。她把棉絮摊在苇席上,让棉絮在烈日下暴晒。棉絮在阳光的炙烤下,变得干燥又蓬松了许多。接着母亲开始对棉絮进行分类:条形的、圆形的、不规则的,厚的、薄的、不均匀的……然后再细分:长条形、短条形,半圆、椭圆……她光着脚丫子蹲在棉絮上,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会儿儿撕撕拽拽,一会儿捋捋拂拂,一会儿叠叠摞摞……母亲的衣服被汗水

浸湿,紧紧地贴在后背上,汗珠沿着鼻尖顺着脸颊流下来。母亲怕滴到棉絮里,急忙用毛巾擦去。

经过充分地暴晒和仔细地整理,母亲又挑了好日子,专门请了村里的针线活巧手三婶帮忙缝制被褥。一片片、一条条、一块块原本像垃圾似的棉絮,在母亲和三婶的巧手下,变得平整、均匀、美观,像新的一样。入校后,我发现我的被褥比同学们的都好看,只是拆洗的时候被同学发现了“端倪”。

如今,母亲已经八十七岁了,和我生活在一起。每当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时,母亲还不忘教育我几句:“以前的日子多苦啊,现在多好。你一定要好好教学,好好工作!”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河脉丹魂

——致菏泽牡丹与黄河的千年之约

□ 李新春 郭永昌

淤泥在河床烙下甲骨文
九曲回肠里
曹州在第五道弯苏醒
惊蛰的闪电剖开淤沙
丹皮在暗处吮吸着青铜器的锈
隋炀帝的龙舟沉作花肥
唐宋的漕运纤绳勒进牡丹茎脉
每片花瓣都藏着悬河的密码
姚黄是决堤的月光
魏紫是故道的淤血
治河人把汛期刻进年轮

牡丹根系使向东南匍匐三寸
花农在霜降夜听见河伯咳嗽
翌日所有墨魁都朝决口处倾斜
无人机掠过明清故道
定位信号与武盟烟花的圣旨重叠
现代大棚的滴灌系统里
流淌着乾元殿飞燕衔来的黄河泥
我在牡丹籽油中尝到
鱼山渡残碑的钙质与纤夫的汗咸
一朵墨撒金突然开口吟诵
《水经注》里失传的荷水九章

水调歌头·涓洲岛印象(外一首)

□ 赵统斌

春上涓洲岛，
万卉已萌鲜。
蕉绿梅红橙灿，
五色炫斑斓。
地火喷花岭秀，
塔引千帆竞渡，
最美鳄鱼山。
休管猩猩闹，
月亮睡一湾。
蓝桥梦，
相思泪，
贝螺牵。
丹屏滴水，
高崖纵目海天宽。
布氏长鲸诱艇，

幼蟹攸孜孜戏，
大小俱欣欣。
漫步夕辉里，
寄意水云间。

七律·北海园博园

春临北海众芳鲜，
十四市花开满园。
朱槿常夸洋紫灿，
山茶每赞木棉端。
玉莲洁雅白兰静，
香桂馥郁梅子欢。
本自依依方忍去，
忽飞榕辨把人拴。

五月的诗行

□ 翁桂涛

我的心灵
在田野间苏醒
身体的每寸肌肤
都化作颤动的琴弦
在阳光的节拍里
尽情地吮吸着
泥土的芬芳
劳动的汗水
如晶莹的珍珠
从额头滑落
带着体温与希望
穿透飞扬的尘土
亲吻脚下的土壤
青春的花火

冲破人生的枷锁
在时光的淬炼中
托起梦想的重量
凝结成胜利的基石
闪烁着生命的荣光
此刻,我们走进阳光
触摸着四季的脉搏
看这个季节所拥有的
火红日子和湛蓝天空
所有蓬勃生长的渴望
都拔节成向上的力量
在时光的扉页上
书写着
五月的美丽诗行

最难忘
zuizunanwang

我的麦田

□ 邵中雁

对麦田的情有独钟,始于童年。记得大约是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养了一条小狗,我给他起了个很普通的名字“阿黄”。阿黄棕色的毛,眼睛忽灵忽灵的,嘴角有点上扬,嘴角有点微笑的样子,让人打心眼里喜爱。

阿黄是我的好伙伴,不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形影不离。

春天的时候,父母经常让我去麦地里撵猪羊,因为怕他们啃麦苗。我欢快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我的阿黄时而跟在我的脚后头,时而撒欢跑到前面,一会儿又倒着跑回来,亲昵地扑到我身上,像个小孩儿一样,眯着眼睛,摇着尾巴,一脸的幸福。我和阿黄在麦田里时而奔跑,时而嬉闹。风凉爽宜人,麦浪随风舞动,充满了田野的那种难以描述的气息,让人留恋怀念。

后来,父母让我帮助干一些简单的农活。春天,去麦田里薅草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小时候,家家都有一个粪箕子,大人和小孩子们经常扛着它去地里薅草。绿油油的麦田里,小孩子们把粪箕子放在地头,带着小铲子就在地里找有草的地方。遇到一片草多的地方便欣喜若狂,仿佛发现了金矿一样,我立马蹲下身子,一只手拿着小铲子“唦唦”地割草,另一只手“唰唰”地把断了根儿的草拾起来,再用甩草根上带的泥土,放成把,最后收集起来一

把把的草,放到粪箕子里面。放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草根朝着一头,摆放得整整齐齐。就像用梳子梳理的头发一样整齐!看着粪箕子被装得满满的,我们心里也都充满了成就感。夕阳西下,我们趾高气昂地扛着粪箕子回家。麦苗在向我们招手,好像在夸奖满载而归的我们。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尤其是进城安了家之后,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春天的麦田也渐渐有点陌生。但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是每个鲁西南人内心永远的一道风景线!它就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父亲,淳朴、憨厚、勤奋。它以它宽阔的胸怀、有力的双臂、慈爱的心肠给这里的世世代代以生命、希望和快乐!

今年清明,我去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前烧纸。走在熟悉又陌生的田间小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心里顿生感慨!我不再是那个和阿黄一起在麦田里追逐嬉闹的男孩,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祖父母和父亲静静地躺在麦田里,我伫立在他们的坟头旁,离他们这么近,然而和他们却不在同一个世界!

烧纸后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四处张望,忽然再次感受到了麦田里凉爽宜人的风,麦苗随风舞动,散发着难以描述的春天的气息。在起伏的麦浪里,我好像又看到了我的阿黄向我飞奔而来……

曹风

涟漪的叙事诗

孔祥秋 摄

